

# 刘文学

LIU WENXU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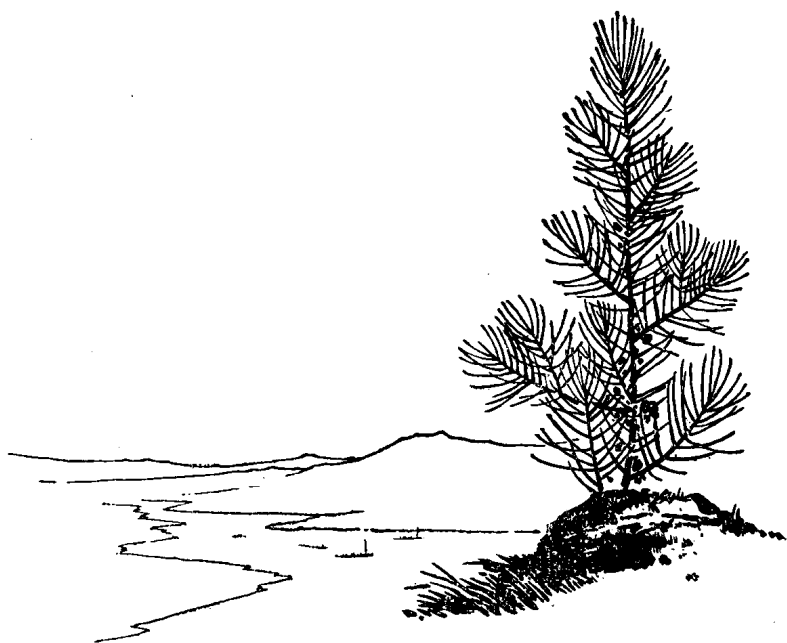
贺宜著



# 刘文学

贺 宜著

少年儿童出版社



# 刘 文 学

贺 宜著 华三川繪图·装帧

少年儿童出版社出版

上海延安西路1538号

上海市书刊出版业营业许可證出014号

大东集成联合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发行 各地新华书店經售

統一書号：R10024·3100 書号：文0188(高) 开本850×1156毫米1/32 印張7 13/16 字數160,000

1965年5月第1版 1965年5月第1次印刷 印数1—90,000 定价(6)0.62元

## 内 容 提 要

这是一本写少年英雄刘文学一生事迹的传记小说。刘文学出生在贫农的家庭里，爸爸刘银山，是个穷苦的手艺人，在旧社会备受欺凌；妈妈余太贞，也从小受苦，是一个倔强的劳动妇女。刘文学在解放那年虽然还不满五岁，但也受到了不少旧社会的苦，特别是受到了当地地主王荣学的很多欺压，从小就对地主的仇恨很深。解放后，刘文学家里生活逐步提高，他入了学，受到了老师的教育，觉悟进一步提高。不久，他的爸爸不幸生病死了，在一段时期内他停学在家，帮助妈妈做事。在这时候，他认识了一个志愿军，从他那儿学习到了不少的优秀品质。刘文学再次上学后，进步很快，不但入了队，而且成了一个热爱集体、关心同学、并勇于跟地主和反革命分子的破坏行为作坚决斗争的优秀队员。一九五九年十一月间，他为了制止地主王荣学的罪恶行为，不幸被王荣学杀害，英勇牺牲。

刘文学短短的一生，是光辉的一生。他那种热爱党、热爱祖国、热爱社会主义的优秀品质，是全国少年儿童学习的榜样。

## 目 录

第 一 章	在渠河边	1
第 二 章	媽媽当佣工去了	10
第 三 章	八哥	23
第 四 章	妹妹的死	27
第 五 章	探监	34
第 六 章	仇恨	41
第 七 章	討工錢	46
第 八 章	幸福的开始	56
第 九 章	第一次上学	64
第 十 章	夜話	78
第 十 一 章	路遇	86
第 十 二 章	练游泳	95
第 十 三 章	不能忘記的一課	107
第 十 四 章	在柑橘站上	111
第 十 五 章	打“鏢”	115
第 十 六 章	火災	125
第 十 七 章	大战“饅头堡”	132

第十八章	螃蟹事件	145
第十九章	抓逃犯	158
第二十章	大黃牛病了	165
第二十一章	第一次揭发	170
第二十二章	临时托儿站	179
第二十三章	不許坏人造謠!	186
第二十四章	这不是小事	192
第二十五章	植树	195
第二十六章	短鉄絲	204
第二十七章	学习向秀丽娘娘	208
第二十八章	月光会	218
第二十九章	三种“油菜王”	225
第三十章	英勇牺牲	232
	写在后面的几句话	242

## 第一章 在渠河边

已經是午后三、四点钟的时候了。

靠渠河河岸上，有一間小茅屋。枯朽的、七拼八补的木板门縫里，钻进来一陣陣冷风。小屋里充滿了寒冷。

靠土牆的一边，一只破木板床的上面，一个两岁左右的小女孩，坐在破被窝里哭叫着：

“媽媽，飯飯！ 飯飯！”

裁縫刘銀山捧着自己的脑袋，叹着气說：

“沒有活路啊！ 穷人真沒路走了！ 还是死了好！”

刘銀山的妻子余太貞蹲在地上，正在洗一把虫蛀霉坏的胡豆（蚕豆），准备煮一点湯給孩子喝，这时听了丈夫那番悲观絕望的話，就不滿意地說：

“你一个男子汉，別尽說这些沒头脑的話！ 一天到晚，愁眉苦脸地守在屋里，难道活路就自己找上门来嗎？ 出去吧，到外边走走，也許找到什么活也說不定。”

刘裁縫苦着脸說：“誰說我沒在外面想法呀？ 这年头，还有啥縫衣服的主顾呢？”

事情也真是这样。刘銀山打十一岁起学手艺，就在老家合川渠

嘉乡打轉，当了几十年的裁縫。在解放前的年月里，穷人們受尽地主的欺凌剝削，連飯都难吃得上，哪还談得上請裁縫做衣服？縫得起衣服的多半是地主和財东，可是这号人尽想榨穷人的油，喝穷人的血，只要有半点便宜好沾，从来也不放过。他們要刘銀山縫衣服，却百般挑剔，不是嫌做肥做瘦，就是嫌針脚稀了，硬要克扣工錢；有时还誣賴裁縫落了料，干脆白賴着，工錢分文不給，让刘銀山白白辛苦了好多日子。这是財主的世界，吃了亏向誰說去？刘銀山空有一份手艺，凭他白天黑夜不要命地作活，把眼睛也熬坏了，也只对付得让一家人半饥不飽。他妻子余太貞还不得不去打零工，帮人家洗洗补补，掙几个零錢貼补家用，这才勉强能打发过日子。

可是，时势变了！现在財主們忽然也不做衣服了！

原来这当儿正是一九四九年初。解放大軍打垮了国民党反动派，大半个中国已經解放了。渠嘉乡的地主們眼看着自己快要完蛋，急得失魂落魄，忙着隱藏财产，哪还有心思做衣服呢？这样刘銀山就完全失业了。生計断絕了。

可是一家大小不能不吃飯呀！

怎么办呢？这日子真叫这个穷汉急得快要发疯了。

刘銀山是个胆小懦(nuò)怯的人，給生活折磨得一点銳(ruì)气也沒有了。可是，他妻子余太貞的性格却跟他完全相反：豪爽，性急，心直口快，有胆气。虽然同样受生活的煎熬，却越来磨得骨头越硬。她听了丈夫那一套泄气的話，越听越不耐煩，虎地站起身來說：

“好吧！那你就在家歇着吧！我出去！”

刘銀山苦笑着，拦住她說：



“看你这火爆性子！我这就再去碰碰，八成是城隍爷戴孝——白跑！”

刘银山看到妻子又气又急，不敢多嘴，就在脖子上围上个烂围巾，准备到屋外去。

刚把门打开，猛然间，打渠河上刮过来一阵刺骨的江风，冷得刘银山打了个寒噤。只见在寒风里，一个五岁左右的小男孩，手拿着什么东西，打河岸上窜进他们屋里来。尽管瘦瘦的小脸颊儿都冻得发紫了，可还是兴冲冲的，好像拾到了什么了不起的宝贝似的。

这孩子不是别人，正是刘银山的小儿子文学。

原来刘银山在先还有过两个儿子，都因为贫病交迫，活活折磨死了。刘银山夫妇俩却怨自己穷人命苦，招不住孩子。一九四五年阴历四月二十八日，生下来这个孩子——文学，夫妇俩喜欢得什么似的。日子虽然还是照样贫困，小孩子饥一餐，饱一顿，饿得像瘦皮猴儿似的，却亏得身子骨还结实，没病少灾，勉强拉扯到这么大了。这几天家里日子难过，文学常常饿得直叫唤。可这孩子的性格跟他妈妈一样，饿得肠子壁都贴做一块了，可一转身又忘了饿，东溜西转，那么大冷天也不怕风，溜出去玩儿了。他家邻居有个叫李小贵的孩子，跟文学同年岁，他们俩总玩在一块儿。这会儿他刚从李小贵家里出来。这李小贵家比文学家好不了多少，爸爸在合川城里码头上做脚夫，妈妈在前年闹病死了，家里只剩下个奶奶，小贵就是全靠奶奶抚养的。这时是吃消午(中饭)的时候，李奶奶给文学一个煨红苕<sup>①</sup>。文学咬了一口，忽然想起了他妈和

---

① 红苕，就是甘薯。

小妹妹也还没吃东西，就拿着红苕，往家里直奔，正好碰上他的爸爸要出去。

“妈妈！妈妈！李奶奶给了我一个大红苕，我给妈妈和小妹妹吃！”文学跳进门来，就直扑到妈妈身边去。

妈妈觉得一阵心酸，把文学手里的红苕扳下小半拉儿，说：

“好孩子，这点儿给你妹妹吃，余下的你自己吃。妈不吃，妈不饿。”

文学把那半边红苕塞到妈妈嘴边说：

“妈妈，你吃吧！吃了它吧！”

妈妈笑着咬了一口，一面眼泪却流出来了。她看着丈夫说：

“你瞧这孩子，多么有心眼，才这么大点儿年纪，也知道关心别人的饥饱冷热！……文学，好孩子，你吃吧！妈真的不饿！”

文学把红苕又拿到门边的刘银山跟前，说：

“爸爸，你吃吧！”

“孩子……我也不饿！”刘银山说着，低着脑袋，往门外冲去。

刘银山心里很难过。看到小儿子那么小的年纪，就懂得想到家里的人，可是自己当爸爸的，却没有能耐让孩子过一天饱暖的日子，真是又惭愧又难过。

他走出门外，就沿着河岸向渠河嘴的小街走去，不消几分钟，就到了那里。

原来，那渠河嘴当年是个小集镇。那儿正是渠河流入嘉陵江的地方。渠河和嘉陵江上游产的煤炭、粮食、猪只，装满了大大小小的船只，打这儿经过，运到合川和重庆去。有时船只就在渠河嘴的码头上靠岸，船工们上岸来，打一壶茶，摆摆“龙门阵”，或者喝几杯

淡酒，抽一袋烟，消消疲劳和心头的烦恼。附近乡间的农民也到渠河嘴来，卖些菜蔬瓜果和自己编的草帽竹籬之类，买些零星杂货用品回去。所以，这儿倒还有一点小小的市面。

刘银山走到茶馆那儿，打门里冒出腾腾的热气，还夹着些点心的香味儿。他只把眼一抬，只见里面除了喝茶的人以外，还有一两张桌子上围着些人，在呼么喝六地赌钱。

刘银山也没进茶馆。他不知道自己该上哪儿去，只在街上走走。老远见肉铺里肉案上挂满了肉，可是冷冷清清的，没什么人买。伙计站在那儿，正拿刀割着一条肥猪腿，少说也有十来斤重。

银山原先以为肉铺里没人，走近时，却看到里面靠墙椅子上坐着一个人：蒜儿鼻、野猫眼、黄黑脸皮、焦黄胡子，支着一条腿正在抽水烟，眼睛看着那割肉的伙计，指指点点地说：

“把它修得方方正正的，这是要腌腊肘〔zhòu〕子用的！”

“错不了！王二爷。”伙计回答说。

刘银山认得那人正是渠嘉乡有名的地主王荣学。这王家一共四弟兄。除了老四还小，三个大的都是在乡里害人的恶鬼。老大王学忠在国民党军队里当过营长。老三是乡长。老二王荣学也仗着老大这份势力，在乡里当了个伪乡丁班长，为非作歹，无恶不作，人人背地里都管他叫“地头蛇”。当下刘银山见了王荣学，不敢得罪，陪笑朝铺子里打了个招呼，就走过去了。

才过去没几步路远，忽然听得后面有人叫：

“刘三哥，你急急忙忙干什么？”

刘银山回头一看，不是别人，正是地主王荣学，就应声说：“没忙什么。”

王荣学走前一步說：“咱哥儿俩也好久沒在一起了。你等等，我一会儿就好，跟你說几句话。”

刘銀山心中納悶，虽然他和王荣学家沾亲带故有一点瓜葛——刘家哪輩上有个姑娘曾經嫁在王家，說起来論輩分他和王荣学还是表兄弟。可是，如今王家越来越富，刘家越来越穷，他們小时候倒也在一起玩过，现在可不知有多少年不来往了。就是到王家去縫衣服，人家也不过把他当一般手艺人看待，亲戚情份早就沒了。现在不知为什么，王荣学忽然对他又称兄道弟了，銀山可实在猜不透。但是，他是一个一点一划的老实人，也不知該說些什么，只好依着王荣学的话，在街上等了一等。

王荣学打肉鋪里取出了一只大肥猪腿，叫刘銀山帮他提了，随后扯了一下刘銀山的袖管說：

“走！你送我一段，我有話跟你說！”

刘銀山提着猪腿，跟在王荣学后边，往王家大院走去。王家大院离渠河嘴約莫三里来地，他們走完小街，就到了乡間土路。王荣学就开腔，問刘銀山近来日子过得怎样。

正在困难中的刘銀山，听到这种亲切的問話，就一下把自己的困难全說了出来。

“哟！这样的日子亏你过下来的！”王荣学装出感到意外的神气說道。“可是，三哥，以后的日子还长哩，你家里还有大小三口张着嘴等着你，得想些办法才行啊！”

“有什么办法呢？如今的时势，像我这样的穷手艺人有什么路走呢？”刘銀山說。“要是二爷肯帮衬，照顾我一点活儿，那就多謝了。”

王荣学显出更加诚恳亲切的样子，说：

“咱们是亲戚呐！说那样的话就见得疏远了。帮你的忙是应该的，只是如今我也不想做什么衣服。倒是有一桩有出息的买卖，要不是自家人，我是对谁也不说的。三哥，你我是从小一起长大的。我信得过你，所以特地作成你一起干。”

这时候，他们一起走到了祠堂门口。他们就站在墙脚下，王荣学咬耳朵把他的秘密跟刘银山讲了。原来，王荣学最近跟合川的鸦片贩子勾结上了，把全云门区包括渠嘉乡的鸦片买卖包了下来，就少几个跑腿的。他看上刘银山老实谨慎，可以服服贴贴供他指使，不怕他要枪花，所以就拉他一起干这个买卖，最后又说：

“三哥，你只要照我说的那样去做，以后就再也不愁没饭吃了！”

刘银山听着王荣学的话，却越听越害怕，结结巴巴地说：“二爷，我……我不成啊！”

王荣学看着他，笑笑说：

“你真是个老实人！怕犯法吗？不要紧，有我哩！咱这买卖是通天的！从区里到县里，从县里到省里，从省里到南京，哪个大头儿不是股东老板？他们禁鸦片是装幌子给人看的，哪会真个管我们贩鸦片？你放心跟我干吧！我还会让你吃亏？”

“可……可是，我是学手艺的人，拿惯了针线，熨斗，做……做不来这些事！”刘银山还是害怕地说。

“把你的针线、熨斗丢到茅房里去吧！如今不是凭这吃饭的时候！走！到我家去，我请你喝一盅。咱们哥儿俩，有难同当，有福同享！我王荣学从来不亏待人的！”

王荣学拉着刘银山到自己家去。刘银山一想自己已经山穷水尽，真个再也无法好想了，就自肚里想：

“一家人要活命啊！难道眼睁睁看着大家活活饿死吗？卖几天烟再说吧。只要有人找我做衣服，就再不干这个了。”

他就跟着上王荣学家去了。

刘银山当真在王荣学家喝了一盅酒。他是个不会喝酒的人，一盅下肚，翻肠倒肚，把肚子里的愁苦，都对王荣学讲了出来。王荣学安慰了他几句，心里却越发得意，自己不过略施手段，就把这穷鬼弄得服服贴贴，把自己当作了亲人。以后让他死心塌地跟着自己做这路黑买卖，不会有什么问题了。

刘银山喝过酒，临走的时候，王荣学给了他二十多两生烟土，捆做几包，放在一个竹篮子底里。上面盖了一满篮的紅苕，这是王荣学给“自家兄弟”的小礼物。他答应刘银山，把这些烟土按着指定的几个地方，给送到了以后，要给他一些钱酬劳。

刘银山一回到家里，他妻子余太贞看到他脸儿喝得红红的，还带回来满篮的紅苕，不由得感到十分惊奇。刘银山知道瞒不过她，就悄悄把事情的底细说了。

余太贞越听越觉得不对头，没来得及听完，就气得骂起地主来：

“这死不要脸的东西，一辈子做尽了丧天害理的事情，还要拖人下水！”

她又大声对丈夫说：“银山！人穷也得有志气！我们就是饿死，也不能做这种坏事！”

“文学他媽，我也不是沒想过，实在是沒路了啊！等以后有了活干，我就再也不帮他做这事了。我能眼看两个娃娃餓死嗎？”銀山吞吞吐吐地說。

余太貞虎地迎上一步，一手抓住那籃子說：

“你說的什么！听你的口气，还不打算马上就丟开手哩！你快去把这些东西还了人家，要不，我马上拿去給扔在渠河里！”

刘銀山慌忙搶住那籃子，哀求說：

“文学他媽，可千万使不得！你要扔了这籃东西，我們一家就全沒命了！”

太貞咬着嘴唇說：“我把話都說完了！你要是不马上去退还鴉片，我就宁愿不活！”

她說罢，还是抓住籃子，一个劲往门外走。

小妹妹爬在床上直哭，文学看见爸爸和媽媽吵架，也吓呆了，拉着媽媽的腿叫道：“媽媽！媽媽！”

銀山害怕鬧得左邻右舍都知道这事，又怕他妻子說得出做得出，若是真个把鴉片扔到渠河里，那乱子就鬧大了，只好叹口气說：

“你別鬧了。我马上去还人家！你当我是乐意干这事，我也是不得已呀！”

他說着，就提了那籃子走出了門。

小小的文学看到爸爸出去了，就把媽媽拉到床沿，让她坐下，一面还說：

“媽媽，別生气了。別跟爸爸鬧了。”

媽媽一把把文学摟在怀里。这个倔强的妇女这时却忍不住流出眼泪来。她說：

“好孩子，別像你爸爸那樣沒主意。人窮要有骨氣，凍死餓死，也不做對不起別人的事！我們餓死，也不要吃壞人給我們的糧食。媽明天再出去想辦法！”

小文學可不懂媽媽說的話的嚴重意義。他只知道要做個好孩子。所以他說：“我听媽媽的話，我大了干活養媽媽和小妹妹。”停了一下，又補充一句：“也養爸爸。爸爸也好。媽媽，對吧？”

媽媽的怒氣消失了。

## 第二章 媽媽當傭工去了

就在第二天傍晚的時候，媽媽從合川回來說，有一家開洋貨店的人家，要找一個女傭，雇定了她，還准許她把兩歲的小女兒帶在身邊，不過只供吃飯，沒有工錢。

劉文學聽說媽媽要到城里去干活，就嚷着要跟媽媽同去。媽媽安慰他，叫他好好兒跟爸爸待在家里，要听爸爸的話，別到河邊亂跑。媽媽過幾天就回來看他。爸爸也對他說，人家不會讓他跟媽住在一起，還是乖乖在家里，過幾天爸爸帶他到合川去看媽媽和小妹妹。

小文學看看沒有希望跟媽媽到合川去，咬着嘴唇，怔怔地在牆角站了一會，也就不鬧了。

這天晚上，大家睡得特別早，準備明天一早，媽媽帶着小妹妹進城去。

小文學心里有事，起初睡不着。可是因為屋里靜悄悄的，爸爸媽媽都沒有說話，外邊也沒有人聲，只有渠河里還傳來那種單調的



号子声。小文学瞌睡起来了，过了一会儿，他就睡着了。

才不多久，小文学忽然惊醒过来。有人重重地砸着门，还大声吆喝着：“开门！开门！”

土墙给震动得掉下泥来。爸爸和妈妈赶紧披衣起来，点上煤油灯芯，打开了门。紧跟着，两个警察闯进了小屋，用电棒到处乱照，看看屋里那破烂和倒楣样子，知道没什么油水好捞，就皱皱眉头，把根绳子往银山脖子上一套，拉着就走。

小文学一骨碌跳下床来，抱住爸爸的腿不让走。

太贞拦住警察说：“你们干什么？他犯的什么法？”

“犯的什么法？贩卖鸦片还不犯法吗？”一个满脸烟容，一看就知道是个大烟鬼的警察说。

“我们银山几曾贩过鸦片？这不是平白冤枉好人吗？”太贞说。

银山安慰妻子说：“不怕！我知道是谁诬赖我。反正我没贩过鸦片，说得清的。”

警察拉着银山往门外走，一面说：“对！有理到我们所里去说吧！”

太贞气愤得叫起来说：“你们这不是存心欺负穷人吗？人家王荣学要我们银山帮他贩烟，他不肯去。你们抓人，就该抓王荣学！”

“我们只听所长的命令。他叫抓谁，我们就抓谁。有理你们自己跟所长说去！”警察说着，把银山拉出大门外。

小文学哭着叫：“不让爸爸去！不让爸爸去！”

妈妈把他抱住说：“不怕！天下总还要让人家讲理的！”一边在门口嘱咐银山说：“你什么也别怕！就把王荣学害人的事全说出来，看他们讲理不讲理！”